

TAXSY

我的 探险生涯

西域探险家斯文·赫定回忆录 ①

WO DE TAN XIAN SHENG YA



斯文·赫定 ■ 著

李宛蓉 ■ 译

探 险 与 旅 行 经 典 文 库

不了解近百年的探险经典，就不容易体会西方文化中间入、突破、征服的内在特质。而近两百年的探险行动，也的确是人类活动中最精彩、最富戏剧性的一幕；当旅行被逼到极限时，许多人的能力、品性，都将以另种方式呈现……



我的探险生涯

西域探险家斯文·赫定回忆录 ①

WODETANXIANSHENGYA



下

- 第三十四章 与冰奋战 / 001
- 第三十五章 横越大沙漠 / 013
- 第三十六章 发现古城 / 027
- 第三十七章 塔里木河上的最后时光 / 041
- 第三十八章 西藏东部探险 / 051
- 第三十九章 在死亡阴影中撤退 / 065
- 第四十章 穿越戈壁沙漠 / 077
- 第四十一章 沉睡之城楼兰 / 087
- 第四十二章 重返西藏高原 / 095
- 第四十三章 乔装朝圣客探访拉萨 / 111
- 第四十四章 沦为阶下囚 / 125
- 第四十五章 被武装军队拦阻 / 137
- 第四十六章 西藏来回印度行 / 149
- 第四十七章 对抗四国政府 / 159
- 第四十八章 狂风暴雨下的水路航程 / 171

目 录

- 第四十九章 与死神同行穿越藏北 / 187
- 第五十章 地图上“尚未探勘”的处女地 / 203
- 第五十一章 圣河上的朝圣之旅 / 215
- 第五十二章 与班禅喇嘛共度新年传召大法会 / 223
- 第五十三章 札什伦布寺与日喀则见闻 / 235
- 第五十四章 奇怪的寺庙——壁窟中的僧人 / 245
- 第五十五章 艾沙的最后旅途 / 259
- 第五十六章 发现布拉玛普特拉河发源地 / 269
- 第五十七章 圣湖玛那萨罗沃池 / 277
- 第五十八章 鬼湖 / 287
- 第五十九章 从圣山到印度河发源地 / 293
- 第六十章 藏北的酷烈寒冬 / 305
- 第六十一章 假扮牧羊人 / 317
- 第六十二章 再度沦为阶下囚 / 331
- 第六十三章 穿越未知之境 / 347
- 第六十四章 前进印度 / 359
- 第六十五章 终曲 / 369
- 索引 中英文地名对照表 / 380

第三十四章

与冰奋战

yu bing fēn zhàn
dì sān shí sì zhāng





十二月二十四日，我们经历了一场有可能导致悲惨后果的惊险事故。这次舢舨一反常态，航行在小船的前头，河面很狭窄，水流却十分湍急，当船刚通过一个急转弯，倏地发现前方不远处有一株巨大的白杨树横倒河中央，树的根部在河流冲击下腾空拔起，树干已经倾倒，像桥梁一样横跨三分之一的河面，而此处的水流仍然又急又快。横躺的树干离水面约有四英尺，这样的高度足以让小船从树干与枝叶底下轻易穿过，可是对正以全速冲向这障碍的大舢舨来说，情形就不同了；舢舨上不但有帐篷和家具，还有一间暗房，要是勉强通过必然会被树干冲毁，更糟的是，暗房撞上树产生的阻力将使舢舨整个翻覆，那么我所有的行李和资料就会全部泡汤，而且是不可能再找回来了。由于情况惊险万分，每个人一边叫嚷着，一边又很有秩序地分工合作。这时长竿根本够不到河底，河面上处处是漩涡和翻腾的水泡，眼看就要撞船了，我十万火急地收拾起我的地图和所有散落在附近的東西。莱立克的水手临时抓起沉重的木板做桨，拼命逆向划船，但是强劲的急流依旧牢牢吸住舢舨，迅速将我们冲往白杨树干。幸运的是，水手的努力不懈终于让船脱离水流，顺势进入环绕白杨树枝叶部分的漩涡。阿林再度跳进冰冷的河里，拉起一条绳索游到河的左岸，然后奋力把舢舨拉了过去，结果舢舨除了被白杨树最外层的枝叶刮了些擦痕外，帐篷和船舱只有轻微损坏。

假如这次事件是发生在晚上，又会是怎样的情况？我根本不敢想像那后果！

不久，伊斯岚拿来一些刚煮好的鱼、盐、面包和热茶，不料我才一开吃，就听到河上传来求助的尖叫声，原来是小船撞上潜伏在水底的白杨树干翻覆了，

⊙
舢舨以全速冲向横倒河中的树干



与
冰
音
战

装着面粉、水果、面包、蛋糕的铁桶，以及木桶、箱子全散列在激流里载浮载沉，连水手的长竿和船桨也都落入水中，另一边独木舟上的罗布人则忙着打捞东西。卡辛设法抓住那根危险的白杨树干，然后翻身坐在树干上，冰冷的河水淹到腰部，他大声向同伴求助。小船上的绵羊自己游上岸边，公鸡全身湿淋淋地栖息在翻覆的小船上，可是铲子、斧头和其他工具都沉进了水里。我一听到卡辛获救，就放心回头吃那条摆在眼前已经冷掉的鱼。上了岸，我们生起几堆旺盛的营火，当天晚上停止赶路，让大伙儿把所有的东西烘干。



003

○ 河流与沙漠互相较劲 ○

次日，一位长老指挥两艘独木舟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，目前我们的船队规模已经增加到十艘。船队浩浩荡荡朝托库斯库伦 (Tokus-kum) (或称“九沙山”，the Nine Sand-Mountains) 大沙漠的一处分水岭漂流



一位长老乘着独木舟前来

过去，在河右岸出现一座两百英尺高的沙丘，上面不见任何植物，沙丘底座则被河流切割，沙子一点一点滑落河里被水冲刷走了，直流到在较远处的下游冲积成河岸与沙洲。

我们在沙丘附近逗留了一个小时，而且登上沙丘顶，这么做并不容易，因为每走一步就陷入沙子里深一点。站在沙丘顶上眺望远方的河流和沙漠，景致着实壮观，河水和沙子相互较劲争夺主控权；这里还可见到生命迹象，因为河里鱼群丰富，河边也有树林，可是一到南边，就只剩下一片死寂干枯的沙漠。

我们的罗布朋友说，从河上开始出现浮冰那天算起，再过十天河流就会结冰了。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我被船缘一阵奇怪的玳琮声和嘎嘎声吵醒，原来第一批多孔的浮冰正舞动着顺流而下。

“日出前起锚！在后甲板上生火，在我的帐篷里放一个烧煤的铁钵，免得我的手在写字桌上冻伤了！”我急忙下令。

下午一点钟浮冰已消失，但是夜间温度计的指标

却降到摄氏零下十六点一度。早晨我起床时，河面上浮满了大大小小的冰块，由于彼此擦撞，看起来像是镶白边的圆盘，它们令我联想到丧礼的白色花环，仿佛在寒冷与死亡将河流完全封冻之前，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为河流送来白色的悼念花环；水晶似的冰块在旭日中闪耀出钻石般的璀璨光芒，互相推挤时便发出如同瓷器碰撞的清脆琮琤声，同时磨出细糖一般的冰屑。河的两岸很快就结起坚实的冰层，面积一天天加宽。在我们扎营的地点，浮冰猛击舢舨，使得舢舨的骨架为之摇撼。一开始，小狗会对着浮冰和冰块推挤时发出的声音吠叫，久而久之也就见怪不怪了，有时甚至跳到船舷边与船只一起漂流的浮冰上跑一跑。当舢舨碰到沙滩停下来时，细细端详小狗坐在浮冰上继续往下漂流，那感觉很奇怪，也很逗趣。

我们再次沿着巨大沙丘的底部滑行，此地可以见到的鸟类只剩下鹭鹰、雉鸡和大乌鸦，野鸭和野雁早就不见踪影了。夜晚航行时，小船高高挂起中国灯笼和火把为我们照明，直到夜深了才停泊。在我的写字桌上也点了一盏灯笼，以便在夜间也可以工作。河岸上的沙地戛然终止，代之而起的是茂密的黄色芦苇丛地。天气冷得刺骨，迫使我们不得不扎营休息，可是水流太过强劲，我们无法在黑暗中辨认何处适合扎营，于是我指挥一条小船先到前面放火烧芦苇丛。不久，整个河岸像着了火似的，一片奇妙、苍野、壮阔的景致陡地开展于眼前，红黄色的火光使河流完全换了个样，仿佛一条融化的黄金带子，几叶小舟和船夫的墨黑色剪影在火光朦胧的衬托下，线条显得十分突出。芦苇在火舌下烧得噼哩啪啦响，我们挑了一个不会被火延烧的地方靠岸扎营。



○ 水上之旅即将结束 ○

十二月三日，我们经过一个地点，岸上的骑士点燃火光作为信号引导我们着陆，他们是哥萨克骑兵遣来的使者，通知我们旅队已经在距离数天行程外的地方扎营。

第二天，河水流速很快，船只顺势漂浮在浮冰之间，偶尔会擦撞到河岸，搁浅在岸边冰层的边缘。到了卡劳尔 (Karaul)，我看见伊斯岚和一位蓄着白胡子的男子站在岸上交谈，原来是老朋友帕尔皮，他曾经是我在一八九六年探险队的一员；这天他穿着一袭深蓝色长袍和皮毡帽。我们把船靠岸，请他一起上船。帕尔皮很激动地和我打招呼，而且很快便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再次成为我忠实的手下。

塔里木河还是以每秒两千立方英尺的流量继续向下游流泻，不过河岸边的带状冰层越来越宽。我们在一处水浅的地方撞上隐藏在水中的白杨树干，若非船后有块庞大的浮冰推着前进，我们的船肯定就卡死在那里了。浮冰把船头推离水面，然后又重重跌回河里，发出一声轰然巨响。

这天是十二月七日，也是这趟壮丽的水上之旅的最后一天。我们晓得旅队已经安顿好在新湖 (Yangikol) 等候，而塔里木河从那里往下游不远处也已经完全结冰。我们的船一抵达新湖，三位长老率同一队数量惊人的骑士沿着河岸一路跟随我们，不过我们只邀请新湖的长老上船，他微笑着坐在我的帐篷前面，仿佛这是他一辈子最光彩的一刻。

河水向东南潺潺而流，左岸是一片大草原，其间夹杂稀疏的白杨树和草丛，右岸则是巨大的沙丘，沙



丘之间有浅浅的湖泊。有些地方的河道非常狭窄，因此每当船只通过击碎河岸冰层的边缘，便会发出嘈杂的声音。

彻诺夫、倪艾斯和法竺拉加入其他骑士的队伍。在逐渐低垂的暮色中，我们点起灯笼和火把继续前进，大家决定非抵达旅队扎营的地点不停下来。终于我们看到河的左岸出现一堆偌大的营火，那正是旅队所在的位置。我们最后一次抛下船锚，赶紧上岸去取暖，因为我们的四肢都快冻僵了。

○ 五脏俱全的小庄院 ○

接下来的半年时间，我以新湖为总部，它占有地利之便，骑马只需三天就能到达库尔勒镇，向西、向南均是大沙漠，邻近则有相当多的聚落。

隔天，我让自己彻彻底底休息了一个早上，然后检查一遍所有的骆驼和马匹，再把两艘船移到一个圆形、有天然屏障的内湾；冬天时，湾内的水结冻成冰，船只就像停放在一块花岗岩床里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等着去处理。来自喀什的信差为我带来一整叠我引颈企盼许久的家书，因此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写信，随后请信差送回去。然后我们到库尔勒采购粮食、蜡烛、毛毯、衣服、帆布等。我支付双倍酬劳给莱立克的水手，并且亲自安排他们安全返乡；倪艾斯因为偷窃被我开除；伊斯岚则升任旅队的领队；涂厄都和法竺拉负责照顾骆驼；帕尔皮除了擅长放鹰之外，还负责看管马匹。我另外派了十六岁大的柯本 (Kurban) 替他跑腿；罗布人奥迪克 (Ordek) 管理饮水、柴火和向邻居买来的粮秣；哥萨克骑兵负责督导一切事宜；至于会读会写的西尔金则在我的教



导下学习观察气象。

翌日，在新湖的营地俨然变成一座不错的农场，手下竖起柱子，为八匹马搭建一个用芦苇铺顶的马厩，原有的两艘独木舟刚好充当马儿的饲料槽。我的帐篷在地上搭了起来，火炉也架好了，不过他们还替我建造另一间芦苇小屋，里面有两个房间，地板上铺盖干草和毡垫，我的箱子全部搬进草屋里。有了帐篷、随从的草棚、马厩、骆驼、柴堆，再加上我的小屋，一座有模有样的院子于焉诞生，正中央并挺立着一棵白杨树。随从在树下生起一堆持续燃烧的营火，四周铺上垫子，如此，有客人来访就可以坐在这里喝茶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都可听到从这里传来聊天、说笑和交易的声音。这里的狗除了水上之旅全程陪伴我们的尤达西、哈姆拉，以及和旅队同行的尤巴斯之外，库尔勒的长老又送给我们两只猎狼犬，它们的美丽与聪慧均属难得一见，我叫它们玛西卡 (Mashka) 和泰嘉 (Taiga)。这两只猎狼犬个头高大，动作敏捷，毛色白中透黄，然而对夜晚的酷寒却十分敏感，因此我们为这两只狗缝制了一些毛毡外套。玛西卡与泰嘉很快就获得旅队众成员的宠爱。晚上，它们睡在我的帐篷里，看着我将毛毡外套塞在它们身体四周保暖时，它们都表现出一脸的感激。和其他的狗儿相较之下，这两只猎狼犬的体形显得更加纤细、脆弱，但是它们在很短的时间就赢得众家狗兄弟的领导地位，方圆几里内的狗一概不放在眼里；它们天赋的战斗力令人叹为观止，打起架来，白森森的牙齿又快又准咬住对手的后腿，然后拖着对手兜圈子，兜转到极速再猛然放开被它们咬住的对对手，这时，被狠狠摔出去的对对手只有连滚带爬哀嚎的份儿了。

轮值守夜的人必须在帐篷和草屋之间来回巡视，

并且注意不让营火熄灭，事实上，这堆营火一直烧到次年五月才熄灭。我们的庄子顿时变得远近驰名，商家和旅人无不老远前来观赏这项奇迹，同时和我们做生意。当地的罗布人给我们的营地取了个名字——土拉沙良屋 (Tura-sallgan-ui)，亦即“上帝营造之屋” (the Houses Built by the Lord)。我天真地想像，即使在我离去多年之后，这个名字仍将随着这个地点一直流传下去。可是就在我们离开后的那年春天河水泛滥，暴涨的洪水冲走一切东西，连我们遗留下来的草屋也无法幸免，因此这个过渡时期的小站只留在我的回忆里，即便是回忆也随时间的消逝而逐渐模糊。

○ 水晶般的蓝色冰湖 ○

我渴望一睹西南方沙漠的庐山真面目，也花了很多时间向这个地区的老人请教。有些老人告诉我关于古城和沙下宝藏的妖魔鬼怪故事。回想那些关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故事，我至今记忆犹新啊！也有一些老人完全不晓得沙漠里埋藏任何东西，只知道一进沙漠



必死无疑，在他们的语言里，除了“沙地”之外，没有其他名称可用来指涉那片神秘的荒地。

在正式带骆驼出发冒险横越沙漠之前，我决定先进行一趟实验性的旅行，时间只要几天。现在塔里木河的河面已经全部结冰，可是冰层仍然过于单薄，无法承担骆驼的重量，于是我们只好在两岸之间开辟一条通道，利用大船载运牲口过河；这次同行的是哥萨克骑兵、几名当地土著，以及猎狼犬玛西卡与泰嘉，倒是没有携带帐篷。我们检查巴什湖 (Bash-kol) 和新湖已经冻实的湖面，并横越位于两座湖泊中间一处三百英尺高的广大沙丘，这些奇怪的支流湖泊形状非常狭长 (巴什湖长达十二英里)，而且两座湖泊均呈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，湖与湖之间被三百英尺高的沙丘阻隔，而湖泊本身则经由一些小水道与塔里木河衔接。两座湖的西南顶端都崛起一条低矮的沙槛，过了沙槛又是另一片像湖泊似的凹地，只是里面没有水。我心里盼望着，也许借道这些凹地，我们横越沙漠的旅程将不至于太艰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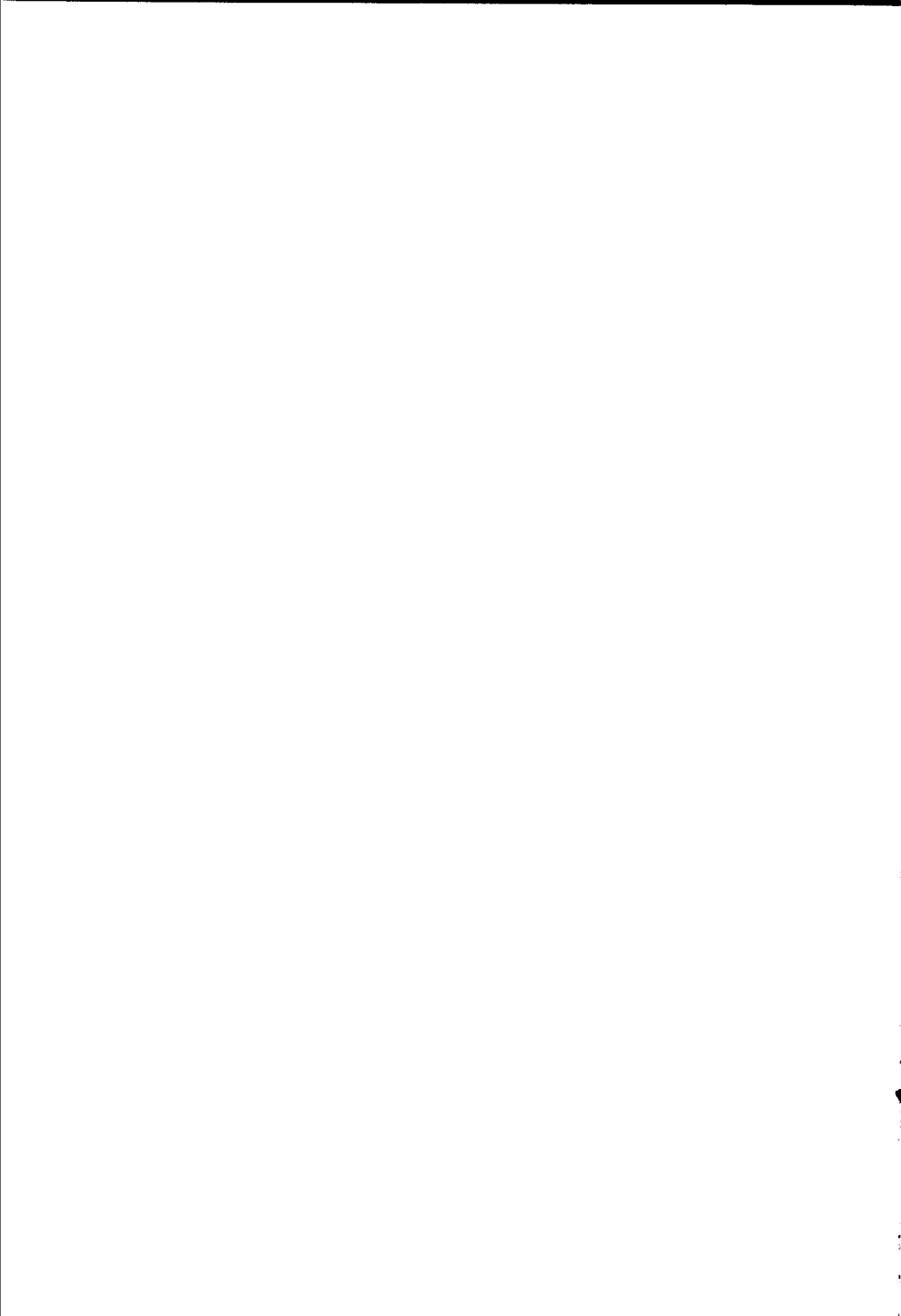
湖泊上的冰层恰似水晶清澈明润，也像窗玻璃一样闪闪发亮，当我们笔直看进湖水深处时，湖水呈现宝蓝的色泽；在清亮湛蓝的湖水中，黑背大鱼慵懒悠闲地在水藻间游来游去。西尔金用两把刀为我做了一双溜冰鞋，我穿上溜冰鞋在深蓝色的冰上划出白色的数字，罗布人看得瞠目结舌，他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子做。

我回到“上帝营造之屋”之后有一天，一个当地土著骑快马奔进我们的庄子，交给我一封信，发信人是著名的法国旅行家柏楠，他此刻正在我们北方六英里外的一个村子扎营。我即刻骑马前去探望，并将他带回我们的庄子。我们共度一天一夜的时光，那段快



乐的日子令人难以忘怀！柏楠穿着一件红色长外套和红袍，看起来像是正要去朝圣的喇嘛；他为人亲切又博学，是这趟旅程中我遇到的惟一一位欧洲人；而除了柏楠之外，我是这片位处亚洲最内陆旷野荒地上绝无仅有的欧洲人。





第三十五章

横越大沙漠

heng yue da sha mo
di san shi wu zhang

